

种豆南山下

马俊

春末夏初的风,温软得仿佛羽毛一样,吹到脸上柔柔的、暖暖的。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在田间劳动,那时哥哥刚上初中。母亲一边干活,一边问哥哥:“种豆南山下,草盛豆苗稀。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。这首诗是谁写的?”母亲当过代课教师,当年教的是初中语文。她特别喜欢把我和哥哥当她的学生,利用一切机会教我们。

哥哥大声回答母亲:“这是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里面的句子。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,毅然辞官,回到乡下过他喜欢的田园生活。”母亲称赞哥哥说得很好。我很想在他们的讨论中插上话,于是说:“我也喜欢田园生活!”母亲被我逗笑了:“咱们现在不就是在‘种豆南山下’吗?不过咱们种的不是豆子,而是豆角。”我家的自留地南面是一座小山,母亲把那座无名小山叫做南山。我们种的是一种叫做四季豆的豆角,春末夏初种植,不久后便可以收获累累豆荚。我们一家人都喜欢吃炒四季豆。哥哥说:“妈,咱们

种豆角可不能像陶渊明那样,草盛豆苗稀!”母亲笑道:“对,咱们种的豆角肯定长得好!”

类似的谈话,经常会在我们劳动时出现。被路过的人听了去,有人夸母亲有文化,不愧是当过教师的。也有人撇撇嘴,笑话母亲的教师梦破碎后,把课堂搬到田里了。

在母亲看来,田间劳作不是艰辛无聊的,也不是生硬呆板的,而是充满着田园趣味,是富有生趣的劳动。记得邻居强子不好好学习,强子爸拉着他在大太阳底下锄地。强子只干了一晌午,就发誓这辈子不当农民,他说:“脸朝黄土背朝天,世界上最辛苦的是农民。我爸说,农民流的汗最多,出的力最大。我这辈子一定要跳出农门!”当时用这种方法教育孩子的不在少数。可是母亲从来没说过田间劳动枯燥无味,她不会让我们在天最热的时候劳动。清晨或者傍晚,有清凉的风吹拂着,劳动起来不觉得那么辛苦。劳动累了,母亲会让我们休息。更重要的是,她会

在耕种的过程中让我们体会到劳动的诗意。我那时候觉得,连陶渊明都向往田园生活,可见田园生活是美好的。

事实上,我确实感受到了田间劳作的美好。我和哥哥跟着母亲种豆角,这活儿一点儿不累。我们把种豆角叫做“点豆角”,“点”就是用手捏起三五粒种子,轻轻撒到母亲刚刨好的小坑里。点,轻盈得像舞蹈动作一样,我甚至会翘起兰花指捏豆种,觉得这种劳动不仅不是负累,反而是一种享受。我捏起种子,把种子点到田里,再用脚填土埋一下,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。我和哥哥跟母亲一起劳动,从来没感到过累。而且我觉得强子说的“流的汗最多、出的力最大”并不是痛苦的事,流汗出力后,有劳动成果,不是一种幸福吗?

多年后,我告别了土地上的劳动。可是,我每年都会回到乡间的土地上,跟母亲一起体验劳动的快乐,回味曾经的美好时光。

小雨轻风落楝花

江初昕

门前院子里的柴火堆里不知什么时候长出一根嫩绿的树苗来,等长大了才知道是一棵苦楝树。“苦楝树”在我们家乡和“可怜树”谐音,母亲认为不吉利,就用铁铲将树苗铲掉。哪曾想,第二年又从根部长出枝叶来。母亲索性把一堆柴火堆放在那边,顽强的苦楝树从柴火堆里冒出来新苗。就这样,苦楝树有幸存活了下来。兴许是围墙下经常有鸡鸭逗留,树底下也容易积肥吧,苦楝树生长得迅猛,特别是在春天,树枝像一把巨伞一般,恣意向四周延伸。不到两年时间,苦楝树就已经把树枝伸向围墙外面去了。

苦楝树发枝开叉后,母亲就将竹篙搭在苦楝树的树杈上,用来晾晒衣服。又害怕竹篙滑落,用铁丝把竹篙和苦楝树绑牢。日子久远了,苦楝树的树杈上便勒起了一道深深的痕迹。等母亲察觉后,赶忙把铁丝解开,但细细的铁丝已经嵌入到苦楝树的树干里去了,怎么拔也拔不出来。母亲只好拿来钢丝钳将铁丝剪断,任由铁丝长进树干中。时间久了,外皮就把铁丝包裹了进去,伤口愈合了,却长出了一个大大的树瘤。

暮春时节,苦楝树初吐嫩绿,几场绵绵春雨过后,苦楝花开了。繁密的树叶间紫白相间的小花,一簇簇,一串串,挤挤挨挨,密密匝匝,满树可观。一簇簇碎花染在枝头,虽然细小,但挨得紧,挤得密,花色淡紫,远看淡紫如烟,像笼着一层霞光。微

风吹过,藏掖在浓密叶子下面的细小花儿便露出了羞涩的容颜来,白中透紫的小花星星般缀满在浓密的油绿间,让人想起母亲身上那件蜡染的印花布衫。温和的春阳洒在树梢上,新绿叶子透亮而生机勃勃,细小淡紫色的花儿不时散发出一阵阵馥郁的清香,直抵肺腑。

春季多雨,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不期而至,苦楝树枝低垂缩拢了起来,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。而枝头间的淡紫色花儿出类拔萃,显得格外精神,它们不向雨水低头,不屈服于湿濡,努力地将花瓣张开,华丽绽放。苦楝花为五片白色的花瓣,中间的花蕾呈圆柱形,紫白叠加,满树紫气氤氲,流光溢彩,令人赏心悦目。不久,枝叶下便结满了青涩的小果子。

到了秋季,苦楝树上的果实圆润饱满,我们就会爬到树上,摘下这样的果实,制作一种武器。只要“战争”开始,树上的苦楝果最为紧俏。小伙子爬上苦楝树,一枝枝苦楝果被摘下,运往“前线”。我家院墙的砖也被踏翻了,瓦也踩破了。母亲见状,只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

后来,全家搬到城里居住了,偶尔回家看看曾经的老房子。老邻居们总会过来坐坐,聚拢在苦楝树下,说说曾经的过往。农村人的纯朴和善良,总是让我倍感亲切,那感觉就像儿时苦楝树开花一样,芳香馥郁,温暖入怀。



晨露

李陶 摄

五月的麦田

王国梁

我最喜欢五月的麦田,那种波澜壮阔的绿,简直是一首澎湃热烈的抒情诗,在高歌着生命的精彩与希望。五月的麦田比它的成熟时代更壮阔、更厚重、更美丽。

五月的麦子,已经高过人的膝盖。麦田散发出一种青涩的淡香,那是一种纯粹的草木之气,是土地赐予庄稼的清芬醇厚。千里麦田,绵延而去,万顷碧波,荡漾生辉,天地间俨然成了绿色麦田的主场。暮色苍茫中,麦田以壮阔雄浑的姿态,骄傲地展示着它的无限魅力。

土地上的庄稼,有哪一种能够与麦子媲美?玉米展现的青纱帐算是比较壮观了,而在我看来,麦田比青纱帐还要壮阔。因为麦田不会像青纱帐那样阻挡人的视线,可以一望千里,感受麦田的博大壮阔与深沉辽远。暮晚的风肆意奔跑,麦田里绿色的波浪涌动起来,发出细微而美好的声响。那种声音真好听,在我听来就像谁在吟诵一首田园诗:

“无边绿锦织云机,全幅青罗作地衣。”我心中的欣喜随着麦浪的涌动荡漾开来。我与麦田倾心交流,麦田为我讲述土地的古老历史,也讲述着耕种与收获的轮回之道。

五月的麦子已经长成挺拔的青年,每一株麦子上都闪耀着一个光彩熠熠的梦想。麦穗仿佛挣脱而出的憧憬,在植株上绽开灿烂的笑脸。柔软纤细的绿色麦芒,仿佛给梦想增添了一层浪漫色彩,麦田笼罩在一片梦幻之中。

五月的麦田长满憧憬,一株麦子就是一份希望。这正是我喜欢五月麦田的原因,如同人生,总是在接近成功时倍感兴奋,而成功到来时会觉得不过是水到渠成的结果。憧憬是最美好的支撑,对我们来说,憧憬往往比结果更美好。每一个心怀憧憬的日子,都是对幸福的真诚代言,都是对人生的诗意致敬。五月的麦田亦是如此,麦田里长满憧憬。金黄麦浪翻滚的画面,不久的将来就要出现,想想都令人心潮澎湃啊!

五月的麦田正值灌浆期,正是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。这个阶段,农人们会灌溉、施肥,以求麦田的收获更加丰硕。我自小干农活,并不排斥田间劳作,尤其喜欢灌溉和施肥这两项不算太累的劳动。看着流水汨汨流向麦田,麦者们纷纷挺了挺腰身,算是回应。那样的时候,我会欣慰地笑笑。施肥是在散播希望,撒下去的是期待,土地会回馈给我们最完满的收获。

我置身在五月的麦田中,很想让自己也变成一株麦子。脚下是厚土,头顶是蓝天,田间清风相伴,空中流云为友,沐浴阳光雨露,与土地上的一切生灵共同享有这个世界。人生在世的幸福,不过是以自然和自适的姿态活着。活成一株五月的麦子,让一份憧憬生长着,未来的每一天都是绿莹莹的,人生也是充满生机的。故乡的麦田,不仅养育了我,还教给我关于生命以及幸福的要义。



绿动衢州

丁雄飞 摄